

論語精義

一

□ 12
3015
1



口 12
3015
1-10
3015
1

論孟精義目錄

明道先生程氏

名顯字伯淳

伊川先生程氏

名頤字正叔

橫渠先生張氏

名載字子厚

成都范氏

祖禹

滎陽呂氏

希哲

藍田呂氏

大臨

上蔡謝氏

良佐

建安游氏

顯道

延平楊氏

時立

河東侯氏

仲良

河南尹氏

彥明



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驚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躋駁或乃弁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弁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間嘗蒐輯條疏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與其有得於先生者若橫渠張

公若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功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緒也與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爲孔氏之顏曾也今錄其言非敢以爲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

者既同則其淺深踈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末分醇醜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爾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流俗頗已鄉之矣

其爲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辯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誦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成衆說之長折流俗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乾道壬辰月正元日新安朱熹謹書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國朝諸老先生論孟精義綱領

明道先生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
 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
 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焉而已矣
 又曰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
 象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又曰孔子儘
 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又曰孟子有功於
 道為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才雄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
 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又曰孔孟只要分別聖賢之分
 如孟子若為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得似聖人譬如
 剪綵為花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綏斯來動斯
 和此是不可及處又曰孔子為宰則為宰為陪臣則為

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譬如許大形象然後爲泰山有許多水然後爲海以此未及孔子又曰孔子教人常俯就不俯就則門人不親孟子教人常高致不高致則門人不尊又曰孟子嘗自尊其道而人不尊孔子益自卑而人益尊之聖賢固有間矣又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或問使孟子與孔子同時將與孔子並駕其說於天下耶將學於孔子先生曰安能並駕雖顏子亦未達一間顏孟雖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顏子讀其言便可知其人不知其人不知言也或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先生曰子厚謹嚴才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孟子卻寬舒只是中間有英氣纔有英氣便有主角英

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氣象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水與冰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右論孔子氣象

伊川先生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盡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或問聖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曰以義理去推索可也學者先讀論孟如尺寸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某

常語學者必先看語孟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今看語孟之書亦與見孔孟何異或問學者如何可以有得曰但將聖人語言玩味久則自有所得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雖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又曰凡看文字須先曉其文義然後可以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學者一部論孟見聖人所以與弟子許多議論而無所得是不易得也讀書雖多亦奚以爲又曰讀論孟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又曰凡看論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語言切已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一書切已終身儘多也又曰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

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其始作此一書文字既而思之似刺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卻待與整理過又曰傳錄言語得其言未得其心必有害雖孔孟亦有是患如言昭公知禮巫馬期告時孔子正可不答其間必更有語言具巫馬期欲反命之意孔子方言苟有過人必知之孔子答巫馬期亦知之陳司敗亦知之又如言伯夷柳下惠皆古聖人也若不言清和便以夷惠爲聖人豈不有害又如孟子言放勳曰只當言堯曰傳者以放勳爲堯號乃稱放勳曰又如言聞斯行之若不因公西赤有問及仲由爲比便信此一句豈不有害又如孟子齊王欲養弟子以萬鐘此事欲國人矜式孟子何不可處但時子以利誘孟子孟子故曰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

論語精義
欲富乎若觀其文只似孟子不肖爲國人矜式須知不可
以利誘之意舜不告而娶須識得舜意若使舜便不告而
娶固不可以其父頑過時不爲娶堯去治之堯命瞽使舜
娶舜雖不告堯固告之矣堯之告之也以君治之而已今
之官府治人之私者亦多然而象欲以殺舜爲事堯爲
不治益象之殺舜無可見之迹發人隱隱而治之非堯也
尹焞嘗言近日看論語似有所見先生曰所見如何焞曰
只見句句皆是實語先生首肯之曰善自涵養

論孟精義綱領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綱領

伊川先生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
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又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
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是
未讀詩時授之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
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爲周南召南猶正
牆面而立須是示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到讀了後便不
面牆方始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未讀
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又曰
論語問同而答異者至多或因人才性或觀人所問意思
或所到地位及所居之位而言又曰論語爲書傳道立

言妄得聖人之學者矣如鄉黨形容聖人不知此者豈能及此又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問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便問鄉人皆惡之何如又如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便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才說去兵便又問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自非聖人不能答便云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不是孔子弟子不能如是問不是聖人不能如是答又曰凡看論語非是只要理會語言要識得聖人氣象如孔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觀此數句便見得聖賢氣象大段不同若讀此不見聖賢氣象它處也難見學者須要理會得聖賢氣象又曰某自十七

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謝氏曰天下同知尊孔氏同知賢於堯舜同知論語書弟子記當年言行不誣也然自秦漢以來開門授徒者不過分章析句耳晉魏而降談者益稀既不知讀其書謂足以識聖人心萬無是理既不足以知聖人心謂言能中倫行能中慮亦萬無是理言行不類謂爲天下國家有道亦萬無是理君子於此盍闕乎蓋溺心於淺近無用之地聰明日就彫喪雖欲讀之固不得其門而入也蓋其辭近其指遠辭有盡指無窮有盡者可索之於訓詁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譬諸觀人昔日識其面今日識其心在我則改容更貌矣人則猶故也坐是故難讀蓋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惟近似者易入

也彼其道高深博厚不可涯涘也如此儻以童心淺智窺之豈不大有逕庭乎方其物我太深胸中矛戟者讀之謂終身可行之恕誠何味方其脅肩諂笑以言結之者讀之謂巧言令色寧病仁未能素貧賤而恥惡衣惡食者讀之豈知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未妨吾樂注心於利未得已不已而有顛躓之患者讀之孰信不義之富貴真如浮雲誨爾諄諄聽我藐藐者讀之孰謂回不惰師畫紳爲至誠服膺過此而往益高益深可勝數哉是皆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惟同聲然後相應同氣然後相求是心與是書聲氣同乎不同乎宜其卒無見也是書遠於人乎人遠於書乎蓋亦勿思爾能返是心者可以讀是書矣孰能脫去凡近以遊高明其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

之謀而有天下之志其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是人也雖未必中道然其心當廣矣明矣不雜矣其於讀是書也能無得乎當不惟念之於心必能體之於身矣油然而內得難以語人謂聖人之言真不我欺者其亦自知而已豈特思慮之効乃力行之功至此蓋人與書互相發也及其久也習益察行益著知視聽言動蓋皆至理聲氣容色無非妙用父子君臣豈人能秩敘仁義禮樂豈人能強名心與天地同流體與神明爲一若動若植何物非我有形無形誰其間之至此蓋人與書相忘也則向所謂辭近而指遠者可不信乎宜乎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好惡取舍之相遠也學者儻以此書爲可信則亦何遠之有以謂無隱乎爾則天

何言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以謂有隱乎爾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豈真不可得而聞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此天下之至顯聖人惡得而隱哉所謂吾無行不與二三子者也上夫之載無聲無臭此天下之至蹟聖人亦惡得而顯哉宜其二子以爲有隱乎我者也知道有隱無隱之不一者捨此書其何以見之哉知有隱無隱之不一者豈非閱博明允君子哉

楊氏曰學之視聖人其猶射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遠近中否之不齊未有不正於正鵠而可以言射也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所造固不同未有不志於聖人而可以言學也夫論語之書孔子所以告其門人羣弟

子所以學於孔子者士之有志乎聖人者所宜盡心也然而其言近其指遠世儒以其近也易之以爲童子之習而莫之究入德之途背而去之如在荒墟之中曾無蘧廬以托宿焉況能宅天下之廣居乎嗚呼道廢千有餘年士不知所止而終悠荒唐之辭盈天下窮高極微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間有英才異稟不過驚爲辭章以夸多鬪靡而已善夫伯樂之論馬也以爲天下馬不可以形容筋骨相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則馬之絕塵弭轍者無遺矣余於是得爲學之方焉夫道之不可以言傳也審矣士欲窺聖學淵源而區區於章句之末是猶以形容筋骨而求天下馬其可得乎余於是書物色牝牡有不能知者益多矣學者能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則於余言其庶矣乎

范濟美問讀論語以何爲要答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處最宜玩味又問孔子說仁處甚多尤的當者是何語曰皆的當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亦異只如言剛毅木訥近仁自此而求之仁之道亦自可知蓋嘗謂曾子在孔門當時以爲魯學道宜難於它人然子思之中庸聖學所賴以傳者也考其淵源乃自曾子則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矣豈非以魯得之乎由此觀之聰明才智未必不害道而剛毅木訥信乎於仁爲近矣與鄭季常言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是著力深方能無疑今之士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可去答之以去兵於食與信猶

有疑焉故能發孔子民無信不立之說若今之人問政使之足食與兵何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入是甚明白而遲猶曰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於仁知之道不其幾矣乎然樊遲退而見子夏猶申問舉直錯諸枉之義於是又得舜舉皋陶湯舉伊尹爲證故仁知兼盡其說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直推至於禮後乎然後已如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便不復疑蓋嘗謂古人以爲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進季常曰某平生爲學亦嘗自謂無疑今觀所言方知古之學者善學

尹氏進解序曰臣自布衣入侍經筵被旨解論語以臣備職勸講不敢以寡陋辭竊惟是書乃集記孔子嘉言善

行苟能卽其問答如已親炙于聖人之門默識心受而躬行之則可謂善學矣後之解其文義者數十百家俾臣復措說其下亦不過稱贊之而已恭惟陛下聖學高明出乎天縱如舜好問如湯日新舉賢而遠不仁修己以安百姓固已合符乎夫子之道施之於事業矣復有何待於臣之說然而學貴力行不貴空言若欲意義新奇文辭華贍則非臣所知也姑撫所聞以稱明詔臣謹上 又奏曰孔子以來道學屢絕言語文字去本益賒是故先王遺書雖以講誦而傳或以解說而陋况其所論所趨不無差謬豈惟無益害有甚焉脫使窮其根源謹其辭說苟不踐形等爲虛語此先賢所以重講解慎言辭也况如臣者材質甚愚修爲無取施之於己未見其功挾以事君亦將何有其於聖賢言行何足以窺不測奧妙發明指歸疆顏爲之第塞詔旨臣無任慙羞恐懼之至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一上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伊川解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以善及

入而信從者眾故可樂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又語錄曰所以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

學者在我故說習如禽之習飛又曰鷹乃學習之義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又

曰說先於樂者樂由說而後得然非樂不足以語君子范曰學先王之道將以行之也學而習之知所以修身知所以治人則說矣習之言試也易重險之卦曰習坎水之

於險也必洊至而不已然後能乘險而流焉君子於難事也亦然故其象曰常德行習教事夫必有常也而後能立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人君習堯舜是亦堯舜而已矣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伊尹曰習與性成學者之習所以反其性也習之而串則與性一矣易曰兌說也而兌之象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所以求道故可說之善莫善於講習不亦說者比於說矣猶未正夫說也學而知之者次也所以求為聖人及其成功則無習無習則亦無說矣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才小者所友近才大者所友遠君子之學有同道者自遠而來則亦可以樂矣夫說自外至樂由中出故好之者不如樂

之者習在己而有得於外朋友在人而有得於內君子之道求為可充也能如此者其惟好學者乎在孔子則弟子自遠而至是也君子不病人之不已知小人唯恐人之不知也潛龍之德不見是而無悶君子依乎中庸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此皆藏其德而修身者也人莫得而知之是以道不行時不遇獨立乎世未嘗有悶弊而後已亦無悔焉下焉者為善而必斲乎人知有諸內必形諸外未有不知者也不知而慍則不知於命無以為君子故人不不知而不慍斯可以為君子矣

呂曰信於始而不疑故時習而不捨信於中而有孚故朋來乎遠方信於終而不悔故人不知而不慍

謝曰學而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則坐時習也立如

齊則立時習也造次必於是則造次時習也顛沛必於是則顛沛時習也如此則德聚矣能無說乎有朋自遠方來非必同堂合席專門同師然後謂之朋也考諸古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求之今人信其與己之不異皆朋也能無樂乎夫道同則相知不同則不相知師弟子之間猶有不相知者況它人乎是以一鄉之善士斯得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得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得天下之善士知我者希則我貴矣人不知而不愠則其自待者厚斯不亦君子乎學而時習之所以自處也有朋自遠方來同乎已者也人不知異乎已者也不愠焉則幾於樂矣論語一經大抵不出此三者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皆不愠之謂也

游曰理也義也人心之所同然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心所同然者而已學而時習之則心之所同然者得矣此其所以說也故曰理義之說我心猶芻豢之說我口今試以吾平居之學驗之若時習於禮則外貌無斯須不莊不敬時習於樂則中心無斯須不和樂無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無自而入而本心之敬得矣無斯須不和樂則鄙詐之心無自而入而本心之和得矣時習之則時有得矣時有得矣其爲樂可勝計哉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故積於中者厚然後發於外者廣得於己者全然後信於人者周有朋自遠方來則發於外者既已廣信於人者既已周矣非夫積厚於中得全於己者曷至是哉此其所以樂也孟子曰令聞廣譽

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夫聞譽施諸身則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夫豈借美於外哉惟不借美於外則志願在我而世之所可願者屏焉其爲樂也烏可已耶蓋君子非樂於朋來也樂其聞譽有以致之也非樂其聞譽也樂其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有以致聞譽也然求爲可樂者亦反諸身而已矣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蓋不知命則行險以徼倖將無所不至其趨於小人也孰禦焉尚何以爲君子乎若夫尊德樂義之士翼翼自得不怨天不尤人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非君子成德孰能至於是哉故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語成德也不然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與夫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者何以稱夷惠說也樂也君子也言其義則然若夫所以說樂所以爲君子

則在於學者之心得譬之飲食之美也借使易牙日譽於前而已不預饗焉終不足以知味又曰時習於禮則外貌無斯須不莊不敬時習於樂則中心無斯須不和樂且將日進於理義之地矣故說內足以成己外足以成物君子所謂三樂者內外兩得矣故樂學而至於樂則在我者無憾矣宜其令聞廣譽四馳也而人有不知焉是有命也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今也人不知而不愠則非成德之士安於義命者不能爾也謂之君子

楊曰顏淵請問其日學也請事斯語則習矣學而不習徒學也譬之學射而志於鼓則知所學矣若夫承挺而目不瞬貫蝨而懸不絕由是而求盡其妙非習不能也習而察故說久而性成之則說不足道也有朋自遠方來學者以

其類至也。合志同方，相與講學，故樂。夫孔子以學不講爲憂，則講學之樂可知矣。朋來，人知之也。以人知而樂，不知而或慍，亦非君子矣。伊川曰：學而時習之，無時而不習，也能有所自得，故說有朋自遠方來，其道同而信之也。故樂學在己，不知在人，何慍之有？故曰：君子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明道曰：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爲人之本。孝弟有不中理，或至於犯上，然亦鮮矣。孟子曰：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身，守之本也。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乃誠孝也。

推此可以知爲仁之本。伊川解曰：孝弟，順德也。故不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克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者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又曰：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便是孝弟盡得仁。斯盡得孝弟，盡得孝弟便是仁。又問：爲仁先從愛物推如何？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

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能親親豈不能仁民能仁民豈不能愛物仁民而推親親墨子也

范曰孝弟則宜無犯上然而曰鮮者有至焉有不_レ至焉者也至於好作亂則未之有決矣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民知親愛禮順則犯上宜鮮矣道之有本如水之有根水之有源也無本則無自而生焉故君子爲仁有道在修其身修身在道在正其心正心有道在誠其意誠意莫如孝弟未有事父孝事兄弟而不忠於君不順於長不愛於人者也

謝曰上章論爲學之大體此一節論求仁之方也夫仁之爲道非惟舉之莫能勝而行之莫能至而語之亦難其語愈博其去仁愈遠古人語此者多矣然而終非仁也如恭寬信敏惠爲仁若不知仁則止知恭寬信敏惠而已克已復禮爲仁若不知仁則止知克已復禮而已出門如見太賓使民如承太祭此特飾身而已何以見其爲仁仁者其言也訥此特慎言而已何以見其爲仁有子之論仁蓋亦如此爾爲孝弟者近仁然而孝弟非仁也可以論仁者莫如人心人心之不爲者莫如事親從兄莊子曰子之事親命也不可解於心此可見其良心矣至於從兄則自有生以來良心之所未遠者以事親從兄而克之則何往而非仁也夫事親從兄之心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者尚能不好犯上作亂況於真積力久擴而克之者乎今夫出必告反必面冬溫夏凊昏定晨省亦可以

論語精義 卷一 十一
爲孝矣閭巷之人亦能之長幼有序徐行後長亦可以爲弟矣閭巷之人亦能之然而以閭巷之人爲有道不可也
以爲終不可以入道亦不可也但孝弟可以爲仁可以入道在念不念之間蓋仁之道古人猶難言之其可言者止此而已若實欲知仁則在力行自省察吾事親從兄時此心如之何知此心則知仁矣

游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孝弟者忠順之資也其不足於忠順者寡矣故孝弟之人鮮好犯上至於不好犯上則忠順足於已而悖逆之氣不萌於中矣若是者其事君必如其親憂國必如其家愛民必如其子固足以禦亂矣曾何作亂之有故曰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木漸於上水漸於下有本者如是故君

子之道亦務本而已矣孝弟也者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人此者爲仁履此者爲禮宜此者爲義信此者爲信順此者爲樂茲非仁之本與知孝弟爲仁之本則本立而道生之說見矣

楊曰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無二道也事親有隱而無犯則孝弟之人宜無犯上者移之事君有犯而無隱則犯上蓋有不得已而然者謂之好則鮮矣孝弟非仁之本蓋爲仁之本也欲爲仁當務孝弟此務本之一事耳若師氏至德以爲道本之類皆是論語之書竊意有子曾子之門人共成之也孔子沒子夏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羣弟子惟曾子爲最少而是書記其死又惟二子獨稱子餘無稱子者則其尊之與

夫子等故首述二子之言繼夫子之後為是故也

尹曰孝弟順德也順則宜無犯上不好犯上矣其好作亂者未之有也仁性也為仁之道由孝弟而生故為仁者必本乎孝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伊川解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謂非仁也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范曰巧言令色孔子堯舜畏之以比驩堯有苗則宜曰不仁而已然而曰鮮者則有時而仁也夫巧言令色之人亦為利而已其心未必不仁也人君邇之必敗亂天下其無以鮮而易之也

呂曰君子言非不欲巧色非不欲令蓋修於外者本有所

不立修於內者未足以兼之

謝曰仁雖難言知其所以為仁者亦可以知仁矣若孝弟為仁之本是也知其遠於仁者亦可以知仁矣若巧言令色鮮矣仁是也然巧言令色知之亦難禮曰情欲信辭欲巧詩稱仲山甫之德曰令儀令色然禮所謂辭欲巧亦鮮仁乎仲山甫之德亦鮮仁乎至於聖人所謂孫以出之辭亦巧矣逞顏色怡怡如也色亦令矣豈以好其言語善其顏色直以為鮮仁也哉至於小人蓋嘗許以為直矣言何嘗巧雖內在而色厲色何嘗令然則何者為巧言何者為令色若能知出辭氣可遠鄙倍則知之矣此宜學處思而力索不可以言語道也

游曰仁者誠而已矣無偽也何有於巧言仁者敬而已矣

無諂也何有於令色巧言入於僞令色歸於諂其資與木
訥反矣宜其鮮於仁也使斯人之志在於巧言令色而已
則孔子所謂朽木糞壤孟子所謂鄉原終不可以入德使
其人之志在於善而失其所習則猶可以自反此聖人所
以不絕其爲仁而止言其鮮也然則仲尼之惡令色也如
此而詩人以美仲山甫何也蓋詩人之所謂令色者與仲
尼之意異善觀詩者以意逆志可也
楊曰君子服其服則文之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之以
君子之辭容辭以文之而實之以君子之德雖或巧令未
爲過也故記曰辭欲巧詩美仲山甫而以令儀令色稱之
則巧令非盡不仁也然是之人務爲容辭之文而不實之
以其德者多矣故鮮矣仁又曰便儂皎厲其去道遠矣

焉得仁

尹曰巧言令色而仁者鮮矣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
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
乎傳不習乎

明道曰發已自盡謂忠猶物無違謂信表裏之謂也又
曰傳不習乎言不習而傳與人
伊川解曰曾子之三省忠信而已又語錄曰盡已之謂
忠以實之謂信忠信內外也

范曰曾子守約動必反諸身爲人謀而不忠者有我與人
故也與朋友交而不信者誠意不至也傳不習者講學不
明也夫治已者未至則教人者不足故曾子懼夫傳不習

也

謝曰九流皆出於聖人其後愈傳而愈失其真如子夏之後流爲莊周則去聖人遠矣獨曾子之學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其親炙而得之者有子思子思之學中庸可見也考中庸則知曾子矣聞而得之者有孟子考孟子之書亦可以見子思矣蓋其所學至真至正如此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如孟子所稱曾子之事不載於論語者甚多則其泯滅者有矣今其幸存者可不盡心乎如此三者未可以淺近論也爲人謀而忠與人交而信傳而習非真知道無二致人與己爲一其能如此乎爲人謀而忠非特臨事而謀至於平居靜慮思所以處人者一有不盡則非忠矣與朋友交而信非特踐言而後信也驩然有恩以相

愛粲然有文以相接一有不盡則非信矣傳者得之於人習者得之於我傳而不習則道自道我自我終不能相合而矣執柯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者以其一物故也傳而不習他人之道我何與焉何以異於執柯伐柯也惟習而熟則道與我爲一矣凡此二者幾於無我則能之是學之至也游曰考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則其操心宜無不忠其立行宜無不信而處己者無憾矣慮其所以接人者或入於不忠不信而不自悟也故日三省其身焉省之如此其固則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庶乎可以及矣然此特曾子之省身者而已若夫學者之所省又不止此事親有不足於孝事長有不足於敬歟行或愧於心而言或浮於行歟總有所未窒而忿有所未懲歟推是類而日省

之則曾子之誠身庶乎可以政及矣古之人所謂夜以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者亦曾子之意曾子於正心誠意之道宜無須臾忘也惟於應物之際恐或失念而違仁故且所省者三事而已

楊曰仁之於人無彼己之異謀之在人猶在己也謀之不忠違仁遠矣朋友之交與君臣父子同謂之違道蓋人之太倫也交而不信違道遠矣傳而不習口耳之學也君子之修身其患孰大於是故曾子之日省者如此

尹曰曾子之三省誠而已爲人謀而不忠與人交而不信不習而傳於人皆誠所未至也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伊川解曰今之諸侯能如是足以保其國矣 又語錄曰

有愛民之心然而使民亦有不時處此則至淺言當時治千乘之國果能此道則亦可治矣聖人之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句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時便只是淺近去 又曰敬事而信以下事論其所存未及治具故不及禮樂刑政

橫渠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言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耳

范曰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道千乘之國變而至道也敬事所以修己敬則事無不立信則民可使節用則不之愛人則本固使民以時則穀不可勝食材不可勝用五者治國之常法也故曰道此足以富之而已教之

則未也禮記曰國家未道然則曾變至道亦未至夫
教也

謝曰學之爲王者事久矣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
必讀書然後爲學此言是也然夫子不與之者特非所以
待子羔也子貢謂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
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夫子未嘗得邦家也知其爲邦
家之道則可以爲天下國家矣得志行乎中國不得志行
乎家人其爲道一也況千乘乎古人得百里之地而君之
皆可以一天下朝諸侯則千乘之國亦可以用心矣敬事
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雖爲天下亦何獨不然敬事
而信敬而信也節用則能愛人使民以時民事不可緩也
游曰道之爲言未及治也猶書所謂引養引恬而已馬融

謂爲之政教者近之矣敬事而信德教以道之也節用而
愛人使民以時政事以道之也有德教以道之則尊君親
上之心篤有政事以道之則勸功樂事之意純有國之道
何以加此蓋敬朝觀之事則君臣嚴敬冠昏之事則男女
別敬喪紀之事則民知哀死而慎終敬祭祀之事則民知
報本而追遠事之所在無所不用其敬焉則民孰有不敬
者哉一號令之出也一期會之時也一賞罰之用也一頌
笑之形也無所不用其信焉則民其有不信者哉由是道
而誠於心則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
敬於民而民敬之者亦久於斯道而已雖然知敬事而已
未及乎信則上慢而多欺非所以治民知信而已未及乎
節用則侈費而傷財非所以裕國知節用而已未及於愛

入則將吝細而少恩非所以厚下知愛人而已不知使民以時則將輕用其力輕奪其務非所以養民知是五者而法度加焉則治入之道足矣當孔子時斯道也將亡矣故亟言之使道之以道則於法度乎何有

楊曰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蓋有土有民無非事者然而事不敬則下慢敬而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則事不立矣敬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人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若春析夏因既蜡而不興功之類所謂時也然此特道之而已未及爲政也苟無是心雖有政不行焉與孟子論王道之始同

尹曰敬其事信於民節用愛人不奪其時以是五者道其國可謂言近而易行矣然推其極雖堯舜之道亦不過如是而已後世不能先此徒欲以刑政而爲治者其亦不知本矣有志於南面者其可以言近易行而忽諸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明道曰行有餘力者當先立其本也有所本而後學文然則有本則文自至矣

伊川解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 又語錄曰學文便是讀書人生便知有父子兄弟須先盡得孝弟然後讀書非謂以前不可讀書范曰此修身之大略也入孝出弟立身之本也庸行之謹

庸言之信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衆則汎愛之仁者則親之以善爲主也夫子之教人以德行爲先文學爲後學文者行之餘事也

呂曰行謹而言信

謝曰此言學者當知所先後也天下之人愛親爲易盡孝爲難事長爲易盡弟爲難能盡孝弟則能明人之大倫又能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親仁以成已則在我者立矣至於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其游於藝之謂乎

游曰入孝而出弟身謹而言信處衆而汎愛則友而親仁君子之務此其本也有所未能則勉爲之有所未至則力致之待其有餘也然後從事於文則其文足以增美質矣猶木之有本根也然後枝葉爲之芘覆苟其無本則枝葉安所附哉夫文者詩書禮樂之謂也詩者言此情而已書者述此事而已禮者體此而已樂者樂此而已使其孝不稱於宗族其弟不稱於鄉黨交遊不稱其信醜夷不稱其和仁賢不稱其智則其文適足以滅質其博適足以溺心以爲禽犢者有之以資發塚者有之託真酬僞飾姦言以濟利心者往往而是也然則無本而學文益不若無文之愈也是以聖人必待行有餘力然後許之以學文不然固有所未暇也後之君子稍涉文義則沾沾自喜謂天下之美盡在於是或訾其無行則駭然不顧或詆其不足則忿疾如浚讐亦可謂失羞惡之心矣烏知聖人之本末哉揚曰自孝弟而達之於汎愛親仁蓋推其所爲也君子之

所務者本而已學文乃其餘事

尹曰爲弟爲子之職孝於親弟於長謹於行信於言汎愛乎衆而親仁人此德行也行之有餘力則以學文德行本也文藝末也故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不才之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明道曰致身猶言致力乃委質也

伊川解曰見賢改色有敬賢之誠也事君事親與朋友皆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又語錄曰言見賢卽變易顏色愈加恭敬好善有誠也

范曰惡惡臭而好好色者人之誠也以好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則善無以加矣然而好賢者未必誠好之也賢者

誠心以爲賢此好之篤者也事父母竭其力之所至事君不敢有其身故危難不避而終之以信此可學之資也雖曰未學必謂之學也本立而質美故也

呂曰質具矣而文有不足非所謂患也所謂質者誠而已矣賢賢至于改色好善有誠矣事親不愛其力孝有誠矣事君不有其身忠有誠矣待朋友不欺交際有誠矣四者先立乎誠所未學者文耳

謝曰賢賢易色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天下之誠意無易於此此好德如好色亦可謂好德之至也事父母能竭其力共爲子職而已事君能致其身不敢有己而已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在我者不欺矣父子有親君臣有義朋友有信能如此則其長幼必能有序夫婦必能有別矣則舜所以

論語精義
論語精義
爲舜其法可傳於天下者其能外是乎聖人倫之至也此而曰未學不得謂之不學也其亦幾於生而知之者乎游曰天下之達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先王之時在上者舍是無以教在下者舍是無以學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今能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則其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仲尼之門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知古之所謂學者在本而不在末故學而篇木抵皆在於務本楊曰事君親交朋友人倫之大者學者明此而已苟能是雖曰未學斯謂之學可也然先之以賢賢易色者蓋學本於致知親賢所以致知也故爲天下有九經而尊賢在親

親之先亦此意也

尹曰賢其賢則敬賢之誠見於色故曰易色於其事君事親與朋友交皆盡其誠無所不用其極也學者學此者也故雖未學必謂之學矣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明道曰聖人言忠信多矣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伊川解曰不厚重則無威儀所學不能安固所主在於忠信所親者必忠信遷善不可不速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也又語錄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嚴而學則亦不能堅固也

橫渠曰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
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
不吝

范曰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重則有觀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君子所貴乎道者正己而已
故不重則不威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學則不固爲
人而不重未有不異其守也忠者誠也信者不欺也君子
之守誠爲大其與人也不欺爲大故心必以忠信爲主言
必以忠信爲主行必以忠信爲主忠信所以立本也無友
不如己者所以進德也夫與賢於己者處則自以爲不足
與不如己者處則自以爲有餘自以爲不足則日益自以
爲有餘則日損過而憚改者不能強爲善也湯改過不吝

則又賢於勿憚改者矣此二者修身之要也自天子至於
士皆不可不務也

呂曰學則知類通達故不至於蔽固主讀如於衛主顏讎
由之主主所託也友所輔也改過所以自治所託失人則
勢窮所輔不如己則德不進所以自治不勇則惡日長
謝曰此本段當分爲四事自重忠信友如己改過學者關
乎不可也人孰有生而知之者乎能學而知之困而知之
亦善矣孰有安而行之者乎能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亦
善矣此非論生知安行者也自重忠信友如己者學之事
也過而改困之事也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中庸曰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齊明盛服特威儀耳何
以見其修身乎蓋爲冠所以莊其首爲履所以重其足所

以防其躁也古之君子必佩玉進則揖退則揚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所以使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夫容貌衣服之間尚能移養如此而況視聽言動能自重哉學如之何而不固也則其儼然人望而畏之亦餘事耳忠信進德之本也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者也儻不知此而欲進德何異絺兮綌兮而欲溫吸風飲露而欲飽無是理矣夫人自非上智下愚皆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則其薰蒸陶冶能無待於朋習乎以子貢之賢孔子猶戒以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蓋事衰世之大夫友薄俗之士難與並為仁矣自非聖人孰能無過惟其改之為貴師也過過也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亦過也但小人過於行事君子過於情性耳夫仁義何常之有蹈之則

為君子捨之則為小人不仁不義亦何常之有循之則為小人捨之則為君子君子所以勿憚改者蓋知其無常也小人所以憚改者蓋安於故常也顏回百世師也而曰不貳過季路亦百世師也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荀卿嘗謂之鄙人蓋亦有過矣豈以嘗有過而害其為百世之師乎知此則知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無損於明也今人以嘗有過而自棄自暴以為終不可以為善遂至於文且飾者亦愚矣又曰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不得聞吾過矣人不可與不勝己者處鈍滯了人游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此君子之重而威也重而威則德性尊矣故君子日就小人日遠由是

而學其思之必精其行之必篤其問之必切其聽之必專
入乎耳著乎心此德全而學固矣反是則言招憂行招辱
貌招淫好招辜何威之有道聽而途說者有之一心以爲
有鴻鵠將至者有之何固之有忠信所以進德也如甘之
受和自之受采故善學者其心以忠信爲主不言則已言
而必忠信矣故其言爲德言不行則已行而必忠信也故
其行爲德行止而思動而爲無時而不在是焉則安往而
非進德哉故爲仁不主於忠信則仁必出於姑息爲義不
主於忠信則義必出於矯抗操是心以往則禮必出於足
恭智必出於行險安往而非敗德哉而何進德之有焉譬
之欲立數仞之墻而浮埃聚沫以爲基亦沒世不能立矣
故主忠信者學者之要言也孟子之論尚友也以一鄉之

善士爲未足而求之一國以一國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
天下以天下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古人無友不如己者
尚友之道也求得賢者尚而友之則聞其所不聞見其所不
見而德日起矣此仲尼所以期子夏之日進也孔子曰過
而能改善莫大焉蓋能改一言之過則一言善矣能改一
行之過則一行善矣若過而每不憚改者其爲善可勝計
哉然則君子之道以威重爲質而以學成之學之道必以
忠信爲主而以勝己者輔之雖然使其或吝於改過則賢
者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則勿憚改爲終焉
楊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自重之道也儼然人望而畏之
則有威矣學然後可以與權故不固主忠信所以進德也
無友不如己者資以輔仁也然過而憚改雖有輔仁之友

無益矣。或問無友不如己者，高也。日進以其好，與勝己者處也。然我之不賢，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友也？曰：所謂如己者，合志同方而已，不必勝己也。尹曰：不厚重則無威儀，無威儀則志不篤，志不篤則所學不能堅固，主於忠信，其忠信不如己者，則勿友也。遷善貴速，故過則勿憚，改君子自修當如是也。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伊川解曰：居喪盡禮，祭祀致誠，慎終追遠之大者也。凡事能慎於終，不忘於遠，足以化民歸於厚德也。又語錄曰：慎終追遠，不止為喪祭，而所以厚民德也。曾子之

行一於孝，慎終追遠者，孝之終。

呂曰：喪祭者，慎終追遠之一端耳。

謝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蓋人情之至極而不可以偽也。為之棺槨衣衾，為之春秋祭祀，豈以強民哉？彼有感於狐狸之食霜露之降，非為人而然也。以此處已，則已德歸厚矣。以此教民，則民德歸厚矣。游曰：終者人所易忽也，而慎之；遠者人所易忘也，而追之，異厚之道也。

楊曰：人少則慕父母，其生厚矣；有妻子則慕妻子，知好色則慕少艾，仕則慕君，因物有遷也。至於終遠，猶且慎之，而不忘，則民德歸厚矣。歸者反其生之謂也。

尹曰：居喪盡禮，祭祀盡誠，慎終追遠之事也。推而至於天

下之事皆能慎其終不忘於遠非惟己之德厚化民亦歸於厚德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問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伊川解曰溫良恭儉讓盛德之光輝接於人者也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德容如是是以諸侯敬而信之又語錄曰子貢善形容孔子德美溫以接物良乃善心恭則不侮儉則無欲讓則不好勝至於是邦必聞其政

范曰溫良仁也恭儉讓禮也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是以所居之國必聞其政也詩曰千祿豈弟又曰求福不回豈弟非以千祿不回非以求福然豈弟則千祿之道也不回則求福之道也夫子之求之也其亦此之類也與子貢之徒各以其識知之淺深而觀夫子之德其所以得政則由五者雖堯舜之聖見於外者亦不過乎此若子貢則可謂善觀夫子矣
呂曰溫良恭儉讓皆謙德也人道惡盈而好謙况聖人之謙乎此所以求而人與之也
謝曰此一節論學之既成德性內充必有光輝著見乎外者蓋誠之不可揜也故以聖人儀形明之蓋粗厲感慨則必髮上衝冠剛暴狠愎則其容悻悻然將有求者必以喜隨入如此者不可勝計也然則德至於聖人之地者其必有聖人之容如天子穆穆諸侯皞皞是也聖人之容非閭閻

非侃侃非提提非總總柔不爲物侮剛不爲物懼其惟溫
良恭儉讓足以名之乎蓋清可爲也而難於溫溫者清和
之發也和可爲也而難於良良者易直之發也本無侮人
之心貌如之何而不恭本無侈泰之心用如之何而不儉
本無競強之心行如之何而不讓至於此則泰然矣儼然
矣其泰然也豈不如春其儼然也豈不如秋豈不容止可
觀豈不威儀可象豈不和樂豈不莊敬遠暴慢不足道也
遠鄙倍不足道也夫容貌如此諸弟子豈不能學以致之
乎蓋有忿懣之心者必不溫有忮克之心者必不良有欲
上之心者必不恭有驕人之意者必不儉有物我之心者
必不讓則溫良恭儉讓其惟聖人能之乎今去聖人久矣
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猶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

乎備令魯備之君雖甚庸且鄙觀如此人也獨能不驚且
疑乎獨能不親且敬乎欲有爲於一國者其能不就而謀
之乎雖不爲當時所用猶爲當時所敬雖不吾以吾其與
聞之也學者儻有心於聖人威儀之間亦知所以進德矣
然則爲子貢者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
於此豈獨知聖人哉又將以知子貢矣

揚曰夫子以是五者得之則求之在我耳所以異乎人之
求之者也若夫暴慢侈泰則人所忌嫉雖欲求之其可得
乎

尹曰溫良恭儉讓聖德之光輝接於人者也溫和厚也良
易直也恭則不侮也儉則無欲也讓謙順也德容如是是
以諸侯欽而信之至於是邦必聞其政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伊川解曰孝子居喪志存守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也范曰父在觀其志則能先意承志諭之以道父沒觀其行則能繼志述事顯揚其美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事成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也若其有過父在則當爭父死則當改不可以待三年也

謝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觀其志可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孝之終也觀其行可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豈以為父之道不忍改與蓋三年之間賢者處之則如白駒之過隙當是時皇皇然如有求而弗得望望然如有從而弗及坐則見親於墻食則見親於羹於父之道可改

范曰凡禮之體主於敬及其用則以和為貴先王為禮非以強世蓋欲天下皆可行人情莫不安此所以為美也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有敬而無和則禮勝有和而無禮則樂勝樂勝則流禮勝則離矣知和之為美而不以禮節之則至於流此其所以不可行也故君子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動而有節則禮也行而有和則樂也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謝曰禮樂之道異用而同體相反以相成陰陽也剛柔也動靜也仁義也文武也莫不如是何獨禮樂不然乎有子知以和為貴蓋有見於此也知此則知酒清而不敢飲肉乾而不敢食豈強勉以害飲食之性哉一獻而百拜凡設不倚豈強勉以害安逸之性哉天下宜之後世安之自唐

至周數千載間無苦心刻意不與民共由離所不安之患
父子益親君臣益序情性益厚風俗益敦得非以和爲貴
而致然也先王之澤旣衰禮文不出於誠意而出於勉強
不出於循理而止於飾貌從事於斯也往往如季氏之祭
雖有強力之容肅欽之心跛倚以臨祭者多矣禮家使人
如此之難從殆不若夷俟倨肆之愈也至此則和之禮喪
矣真儒旣不得位無制作之時曲士又牽於世俗之習而
莫能察其源也或以爲僞者有矣或以爲難以強世者有
矣或以爲忠信之薄者有矣要之語未流而不及先王也豈
非過我門而不入我室者歟小大由之有所不行恐其無
辨也聖人於一拜一揖升降之間猶有隆殺焉又況小大
乎則其用和於下大夫者必有異於上大夫矣知和而和
也不可改也亦違恤乎

游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若堯舜文武之道雖行萬世不
可改也何止三年若武帝權利之政德宗宮市之事昭帝
順宗不踰年而改之天下後世不以爲非者何待三年今
言無改於父之道則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也人君士大
夫皆當如此居喪之制有不言而事行者有言而後事行
者有身自執事而後行者此尊卑之等也如以爲聽於冢
宰爲嫌於改父之道則孔子所謂古之人皆然者豈爲其
父皆有可改之道乎蓋哀恤之道當然
楊曰父在人子有不得行其志者故父沒然後可以觀其
行出必告反必面不遠遊遊必有方若此類皆於父之道
也君子不忍死其親故三年猶不改是焉可謂孝矣

尹曰父在觀其所志父沒觀其所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說者謂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孝子之心所不忍故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伊川解曰禮之用和爲貴恭而安別而和爲可貴也 又

語錄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禮以和爲貴故先王之道以此爲美而小大由之然卻有所不行者以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故亦不可行也 又曰禮之用和爲貴有不可行者偏也 又曰知和而和執辭不完

不以禮節之惡其瀆也事君之辱朋友之疏豈不以數乎家人之失節豈不以婦子嘻嘻乎知此則知所節矣聖人之和所以異於人之和者知其有反而已小大由之不以禮節之故均於不可行也

楊曰禮以敬爲本進爲文進而不已則離故以用和爲貴易曰履和而至至則不可以有加矣故先王之道斯爲美也然小大皆由之則有所不行焉孔子與上大夫言閭閻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侃侃和也上下異施則非小大由之也此之謂知和而和然和而不以禮節之則流矣亦不可行也

尹曰禮之弊則至於離和之弊則至於流禮之用以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斯爲美小大由之然復有所不行者蓋知

和而和不以禮節之則失於流故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明道曰信本不及義恭本不及禮然信近於義恭近於禮也信近於義以言可復也恭近於禮以遠恥辱也因恭信而不失其所以親近於禮義故亦可宗也如言禮義雖不可得見得見恭信者斯可矣

伊川解曰信能守約恭能遠恥近於禮義也因不失於相近亦可尚也 又語錄曰信非義近於義者以其言可復爾恭非禮近於禮者以其遠恥辱爾信恭因不失近於禮義亦可宗敬也親亦訓近 又曰因其近禮義而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況於盡禮義者乎

橫渠曰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失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上有子之言文相屬而不蒙者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有未盡者皆挈之它皆放此范曰信而無義則賊故復言非信也恭而無禮則勞故不能遠恥辱也信必近於義故能成其信故言不必信皆可復也恭必近於禮則能成其恭故其恭不入於諂而恥辱可遠也君子所因者本而立愛必自親始親親必及人故曰因不失其親聖人本末先後有序君子必自修如此而後能至焉德有本道有源其學出於聖人故可宗也
呂曰信主復言然非義之信有不必復其言恭主遠恥然非禮之恭有不足遠其恥親親主於有宗然親失其等有

不足正其宗義理之差必至於此不可不察尾生復言非
義之信也夷主下堂非禮之恭也墨子兼愛不可宗之義
也

謝曰復當如復白圭之復言至於使人可復亦可謂善言
矣言而信固已善也而况於近義乎信則言之必可行者
是也義則言之中倫者是也信且近義則可以世為天下
道矣使後世多識者亦可以畜德矣言至於如此其有不
可復者乎不侮之謂恭中節之謂禮喪人而不敢侮人者
有矣未必中節自愛而不敢侮人者有矣未必中節也何
謂中節擊跪曲拳過位必趨禮也臣道矣何恥辱之有見
父之執猶事父年長以倍猶事父禮也子道也何恥辱之
有勞則爭先行則必後禮也弟道也何恥辱之有何謂不

五中節非所當致恭而致恭也非所當致恭而致恭施於在
我之上者猶妾婦之道也施於在我之下者是啓寵納侮
之道也其招恥辱必矣因親也故姻睦之姻婚姻之姻皆
從因推吾一視同仁之心雖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此特可
以謂之泛愛不可以謂之親何謂親繫之以姓綴之以食
內親也甥舅姻媾之聯外親也若是者生當有燕食之歡
死當有功衰之戚所謂親者豈它人可以擬倫也推此而
達之亦有可親者乎有之其惟君乎治我也其惟師乎教
我也其惟友乎成我也三者雖非天屬亦可以親矣捨此
三者之外亦有可親者乎吾恐不免於諂賤也既諂賤矣
豈謂所尊身之道惟親不失其所親然後為可宗也信不
食其言恭以飭其身親以與人同自眾人觀之亦可謂美

行矣然一入於非禮非義之地適足以招恥辱取不敬也
信乎求道非難欲免斯者其惟學乎蓋惟學可以明善不
楊曰信不近義而復其言是小人而已以其近義故可復
恭不近禮則有恥辱之道焉以其近禮故能遠恥辱若夫
惟義所在則言有不必復也恭而安則遠恥辱不足道也
信不失義恭不悖禮則交物之道至矣又因不失其親焉
是亦可宗也

尹曰信非義也以其言可復則近於義恭非禮也以其遠
恥辱則近於禮然則恭信於禮義為近者也因其近雖未
足以盡禮義之本亦不失其所宗尚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
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伊川解曰敏於事勇於行也

范曰君子志於道而不願乎其外故食不求飽居不求安
敏於事行之如恐不及也慎於言者恥躬之不逮也苟有
道者則就而正焉故無常師若此可以為好學矣學者所
以學為聖人也論語記夫子之言好學如此又曰十室之
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此其自言也其於
門人獨稱顏子好學而孔文子不恥下問亦謂之好學則
知學者鮮矣

呂曰不志於私養學所以專不事於徒言必見於行事學
所以實所趨不謬於道學所以正學至於此可謂好矣
謝曰此一節不可以專求當以情性推之蓋上世嘗有茹
毛食腥者矣及至聖人易之以烹飪則食正欲其飽者也

嘗有陶復陶穴者矣。及至聖人易之以宮室，則居正欲其安也。此豈人之私智為哉？蓋聖人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也。何獨好學者無求飽，無求安，口之於味，四肢之於安逸，獨與人異乎？是不然。孔孟曾顏，學者之師也。其事有可考者，如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與瓢飲簞食在陋巷，可謂不求飽且安乎？是不然。此無財不可以為悅者，也有財則為之矣。前以三鼎死，且易簣，可謂不求飽且安乎？此不得不以為為悅者也。使其從大夫之後，斯為之矣。然則聖賢所以過人者，安在？謂聖賢有求安求飽之心，則不可也。敏非欲速之謂，聖人非欲速者也。敏非進取之謂，進取乃狂者之所為。夫欲速與進取，聖人既不為，及至眾人無欲速，則有遲鈍不及事之累，不入於狂，則有不忘其初之患。於斯

兩者之間，其惟敏乎？慎非簡默之謂。言及之而言，豈可爾？邪？豈可默邪？慎非囁嚅之謂。與上大夫言而閤閤，在朝廷而便便，正欲其厲也。言及之而言，言而且厲，可謂慎乎？既一出於口，何慎之有？捨是數者之外，可以求慎言之理矣。然而難言也。就有道而正焉，非篤意於美身為切問近思之學者，不能如此也。蓋倚聖人之門牆，說異言，從法言者，豈火哉？此未可謂就有道而正焉者。未得之欲，罷不能及聞之語，而不惜既得之拳拳服膺，而勿失其惟顏氏之子乎？有能從事於茲數者，蓋亦考其用心，考其行事，果何求哉？非好學而何？當之捨顏氏之子，不可以語此矣。當知自孟子以後，無復髣髴於此矣。又曰：敏是得理之速，明理而行，不期而速，非是手忙脚亂。

楊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則是心不可須臾離也夫食而求飽居而求安亦常人之情也雖賢者蓋有不敢不飽者如亥唐是也君子何容心哉隨所遇而已而志在於求飽與安則違是遠矣孟子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則學者學此者也又能敏事而慎言則內外進矣然不知就有道而正焉則敏慎或失於狂簡不知所裁亦未足為好學也侯曰食欲飽也求飽則志於飽居欲安也求安則志於安志於飽志於安非學者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事不可不慎也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言不可不慎也學欲誦理就有道而正焉求所以誦理而自信也苟如是非好學而何無字非禁止之辭與不字不同

尹曰君子之學如此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者未免有差如楊墨者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明道曰貧而能樂富而能好禮隨貧富所治當如此子貢引切磋琢磨蓋治之之謂也若貧而言好禮則至於卑富而言樂則至於驕然貧而樂非好禮不能富而好禮非樂不能又曰貧不怨則諂諂尤甚於怨蓋守不固而有所為也

伊川解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能處其分也樂與好禮能

自修也切磋琢磨自修各以其道也告之以樂與好禮而知自修之道知來者也

范曰切磋者道學也琢磨者自修也貧而樂非志學者不能也富而好禮者非自修者不能也子貢外有餘而內不足故以貧無諂富無驕為問蓋心所謂善矣夫子進之而其知又足以知來者所謂聞一以知二其自知亦明矣
呂曰孟子曰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為能夫士苟能守其恆心雖死生之際可以無變况貧富之間哉有玉於斯使之成器必切磋琢磨之工不同而玉質未嘗變也士之處於貧富亦猶是也貧則以道自樂富則以禮自好皆欲吾身之入於善雖貧富之異而吾心未嘗動也若夫無諂無驕則其心亦有動矣此孔子所以謂未若貧而樂富而

好禮之為美也

謝曰此一節論質美者當學以成之也貧而無諂者無諂於人也富而無驕者無驕於人也此物我相對之稱也貧而樂貧而自樂也富而好禮富而自好禮者也人亦何與於我哉蓋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至於蹴爾而與之乞人之不屑及其嗟來雖謝也有所弗食若斯人也何嘗諂於人哉觀其狷介之志何時而能樂邪此貧而無諂直異於貧而樂也富者怨之府儻知所以損怨之術亦何敢驕於人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能知所以守富之術亦何敢驕於人然其自愛之心未免乎吝也若斯人者亦何時而中禮邪此富而無驕與富而好禮直不同也子貢聞一以知二者也舉一隅而能以三隅反者也故知

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義。如切如磋，問學也。如琢如磨，成德也。語以貧而樂，富而好禮，而知問學成德之事，善乎。子貢之達也。嗚呼！其亦異高叟之爲詩矣。揚曰：貧而樂，非有道學不能也。富而好禮，非知自修不能也。故子貢以切磋琢磨言之，其知來矣。所謂聞一知二者，有見於斯歟。

尹曰：貧能無諂，富能無驕，安分而已。至於貧而樂，富而好禮，非自修者不能也。切磋琢磨，自修之謂也。告以樂與好禮，而能知自修之道，告往知來者也。賜也能以意逆志而得之，故曰可與言詩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

范曰：學以爲己，非求人知也。故不患人不知，然道積於

中，則德見乎外。未有不知者也。若己不知人，則賢者不得以爲師，善者不得以爲友，何以進其德矣。故人自能而已，不知君子之所患也。

呂曰：不患人之不知，知知人知也。君子之學，自充其知爾。若人之不知，則亦有命而已矣。孟子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謝曰：天下之理，自下視高則難，自高視下則易。如七十子知夫子，則難；夫子知七十子，則易。人之所以相知，何在不然者？大人之視小人，如見肺肝；小人之窺君子，莫見畛域。以是觀之，知人者爲大乎？人知者爲大乎？盍亦急於知人乎？急於人知乎？此學者之患也。

揚曰：君子求爲可知而已，人知不知無以加損焉。何患之

有不知人則誠邪濶道之辭足以妨道而亂德其為患也孰甚
 侯曰知人明哲之事非學造精微者不能故君子所患者患學不造理識不明達爾人之不已知非所患也雖然已既明哲而知人矣豈有人不知哉
 尹曰君子求在我者也故不患人之不已知其不知人者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一上終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一下

為政第二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伊川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
 橫渠曰為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
 范曰人君欲天下之歸己則莫若務德而已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如北辰之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是故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也
 呂曰為政以德自治之道備則不求於民而民歸之故大
 人之政正己而已
 謝曰北辰天之機也以其居中故謂之北極以其所建周

於十二辰之舍故謂之北辰於此見無爲而爲矣故爲政以德者如之學以成己政以成物雖有內外之殊及其時措之宜則一也以德爲政者特推吾所有與民由之而已故在我則不勞在人則易從苟爲不爾將弊弊然以物爲事而後能使民從己者則是居陋巷積仁義之君子一旦中天下而立未必能爲禹稷之事也親其親長其長未必能平天下也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此語未必信也

楊曰政者正也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而天下從之故譬如北辰辰極星也居中故謂之極中而不遷故謂之辰尹曰爲政以德則不動而化無爲而治人之歸之如衆星之共北辰爲政苟不以德則人不附且勞矣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伊川曰思無邪誠也又曰蔽當也詩三百篇惟思無邪一言以當之

范曰詩之義主於正己而已故一言可以蔽之思無邪是也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又曰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謝曰詩者民之情性之正出於先王之澤先王之澤旣熄而詩遂亡其流出於楚漢猶有屈宋蘇李魏晉齊梁之間猶有鮑謝曹劉孰謂當春秋之時而遽亡邪蓋求其止乎禮義則無也止乎禮義非易其心而後語者不能則思無邪可謂一言以蔽之矣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亦將以考其情性非特以考其情性又將以考先王之澤蓋法度

禮樂雖亡於此猶能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故其為言率皆樂而不淫憂而不困怨而不怒哀而不愁如綠衣傷已之詩也其言不過曰我思古人俾無訛兮擊鼓怨上之詩也其言不過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至軍旅數起大夫久役止曰自貽伊阻役行無期度思其危難以風焉不過曰苟無飢渴而已若夫言天下之事美聖德之形容固不待言而可知也其與愁憂思慮之作孰能優游不迫也孔子所以有取焉作詩者如此讀詩者可以邪心讀之乎中楊曰詩發於人情止乎禮義固惟思無邪一言足以蔽之或問蘓子瞻曰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思無邪者惟有思而無所思乎如何曰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孔子曰君子有九思思可以作聖而君子於貌言視聽必有思焉

而謂有思皆邪可乎繫辭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自至神而下蓋未能無思也惟無思為足以感通天下之故而謂無思土木可乎此非窮神知化未足與議也詩三百出於國史固未能不慮而得然而皆止於禮義也其所思無邪而已

尹曰詩三百篇雖美惡怨刺之不同其旨則可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而已夫子既刪之止乎禮義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非正奚可哉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伊川曰格至也至於善又曰有恥且格此謂庶民士則

行已_レ有_レ恥不待上之命而然_レ曰有_レ恥且_レ辭則_レ恥矣夫限
范曰政者法度之事也以法度率人而齊之以刑則苟免
而無恥無恥則無所不至犯上作亂者有之矣刑政之不
足恃也如此若夫先之以博愛陳之以德義道之以禮樂
示之以好惡皆道德齊禮之事也

呂曰知本末先後然後可以言治矣德禮者所以治內刑
政者所以治外治內者先格人之非心使之可以為君子
則政足以不煩刑足以不用也乃若一切任治外之法則
民將失其本心不知有德禮之美冒犯不義無所不作雖
有格者畏罪而已 又曰德禮者先王之所以治內而刑
政所以治外治內之教行則人皆可以為君子雖有政刑
非先務也治外之法行則不知為善之美雖有本心無從

發也故政刑之用能使懦者良不能使强者革此之謂失
其本心

以欲當
作欲以

謝曰道所以勸之齊所以率之政與德為先後刑與禮為
表裏以欲善其心故有德禮欲以正其身故有刑政道之
以德齊之以禮雖刑措可也雖無德與禮而刑政猶存焉
子故傷人倫之廢至於并與刑政而亡故哀刑政之苛人倫
廢則君子至於犯義刑政苛則小人至於犯刑君子犯義
是以無恥而苟免者多况於小人乎 夫有_レ恥且_レ辭則
楊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知遠罪而已故免而無恥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有恥且格
夫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成矣先王非不用刑政
也書曰德為善政則以德為政也伯夷降典折民為刑則

為善
作惟

以禮用刑也有德禮則刑政在其中矣茲其所以不悖歟
 侯曰道治也以政治之以刑齊之霸者之事非有以教之
 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教之也教之則民日遷善而化
 矣王者之政也故有恥且格
 尹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無教化矣民雖苟免而無恥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教化存焉所以有恥且格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
 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伊川解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聖人言已亦由學而至所
 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
 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縱心則不勉而中矣
 又語錄曰孔子生而知之者也自十五以往事皆學而

知之者所以教人也三十有所立四十能不惑五十知天
 命而未至命六十聞一言知百耳順心通也凡人聞一言則
 滯於一言一事則滯於一事不能貫通耳順者聞言而踰
 無所不通七十縱心然後至於命 又曰孔子之學自十
 五至七十進德直有許多節次者聖人未必然亦直且為
 學者直下一法盈科而後進不可差次須是成章乃達
 又曰十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明善之徹矣
 聖人不言誠之一節者言不惑則自誠矣五十而知天命
 思而知之也六十而耳順耳者在人之最末者也至耳而
 順則是不思而得也然猶滯於迹焉至於七十從心所欲
 不踰矩則聖人之道終矣此教之序也
 橫渠曰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

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
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聳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
從容中道又曰常人之學日益而莫自知也仲尼行著
習察異於它人故自十五至七十化而知裁其進德之盛
者歟又曰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
順與天地參無意我固必然後範圍天地之化縱心而不
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又曰縱心莫如夢夢見
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
安死故曰吾衰也久矣

范曰聖人生而知之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所異於人也
自十五始志於學至七十而縱心所欲此與人同者也三
十而立者既壯矣非禮無以立立於禮者三十之事也四
十而天下之理得矣不惑者孟子所謂不動心者也五
十而學易窮理盡性故知天命六十而耳順者耳之所聽無
非道也七十而縱心所欲惟不踰矩也是以能縱之夫血
氣有衰而志氣無衰舜耄期倦於勤者其血氣衰也志氣
塞於天地者也無時而衰七十而從心所欲所以養血氣
也君子困以致命遂志而老則縱心所欲皆所以一其德
也舜曰俾予從欲以治又曰予欲左有民汝翼予欲宣
力四方汝爲此舜之所欲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
之孔子之所欲也及夫時不用道不行則定禮樂修春秋
此縱心所欲之大者也蓋自七十以下未與於此若其踰
矩則何以爲法乎

呂曰信有諸已故志於學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

不能屈故立酬酢萬變用無不利故不惑六心知之虛
通貫乎全體至七十然後化

謝曰此一節論道之精粗無二特熟與不熟有差別耳雖
始於學亦可以見聖人生而知之也生而知之特聖人之
不居也譬如飲食焉始則知其可嗜已而加烹飪焉已而
設匕箸焉已而可於口已而飽飲厭足已而知嗜好與滋
味兩相忘矣雖始終不同何嘗有二物哉志於學志於是
也不踰矩不踰於是也亦豈有二理哉於其間有所謂立
則物莫能搖奪而正固矣有所謂不惑則規畫物理而無
疑矣有所謂知天命則知理之所自來性之所自出與之
無間矣有所謂耳順則內外兩忘矣至於此則酬酢事物
之變雖欲加意焉不可得而益雖欲不加意焉不可得而

損心雖未嘗放而非出於收心雖未嘗息然亦未嘗無息
也未嘗無息故有所欲未嘗放故不踰矩聖人於成童時
已知有此理有志焉者知其學而後可以安且樂也若見
道不明決無志學之理未知以學為事決無可立之理未
能立決無不惑之理心且不盡性且不知豈有知天命者
乎不知天命則與道為二決無耳順之理然則不志於學
者舉廢之矣或乃以謂聖人縱心之妙不學而能益見其
狂且妄也今去聖人既遠所以知道入德為尤難蓋非知
高明之難而志乎學為難也今天下之士視聖人志學之
事特以為淺近又豈知何害其為生知乎何害其為安行
乎聖人之於生知豈物物而知之聖人之於安行豈物物
而安之有所未知亦當學而知之有所未安亦當學而安

之下學而上達正如是爾學者儻能離經辨志親師擇友決知中道而不反決知不爲外物搖奪決知不爲異端誘悅始可以當志學之名始可以知聖人爲童子時也是可不謂難矣乎未能如此雖曰志乎學吾必謂之未也

楊曰學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自十五志學積至於七十則終乎爲聖人矣縱心而所欲不踰矩則從容中道無事乎操也楊子曰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非知聖人者也夫以孔子之聖其學不待十年而一進而其言若此者所謂以身教也不以聖哲自居庶乎學者知此則可勉而漸進也 又曰孔子固天縱之將聖也其學宜不俟十年乃一進蓋聖人以其身爲天下法故言之序如此顏淵未至乎縱心故未達一聞者也 又曰世之學者皆言窮達

有命特信之未篤其竊謂其知之未至也知之斯信之矣今告人曰水火不可蹈人必信之以其知之也告人曰富貴在天不可求人亦必曰然而未有信而不求者以其知之不若蹈水火之著明也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又曰得之不得爲有命世之後生晚學讀孟子者皆知之矣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豈今之後學皆能知孔子必至五十而後知邪蓋孔子之所知殆不止此也

尹曰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也知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縱心則不勉而中也孔子生而知之者而言十五至於七十成德之序如此其亦勉進學者不躡等之 孟子曰盈科而後進不成章不達亦此意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予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范曰學記曰力不能問然後語之孔子告以無違而孟懿子不能復問則將以不違君父之命為孝此不可不告也故因樊遲御以告之孟氏魯之世臣其事君不以禮多矣其孝宜盡此三者而已故告之如此

呂曰孝者仁之出也不以仁之道事親謂之孝可乎孟懿子於魯列於三家而與逐昭公其不仁甚矣親之生也以卿之祿不足養而竊君之祿其沒也以卿之禮不足以奉喪祭而僭君之禮雖曰厚其親而非孝也故孔子因其問孝而對以無違夫能無違於禮豈特孝而已哉所謂我欲

仁斯仁至矣

尹曰孟懿子問孝答以無違懿子不能復問故因樊遲御而告之孟氏之於魯事君不以禮者多矣則其於事親可知矣故戒之以禮苟能盡此三者以事其親足以為孝矣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范曰孟武伯弱公室而強私家所以得免其身而保其族者幸也故告之如此父母唯其疾之憂不憂其為不義也不孝則災及其親子能不為父母之憂則可謂孝矣尹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者疾病人所不免其遺父母憂者不得已也如此疑非義而遺其父母之憂則不孝之大者也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

敬何以別乎曰今日之養者其謂養也然犬馬皆能有養於人若不敬無以異於犬馬故養親以敬為大孝經曰居則致其敬則孝以敬為先也
尹曰犬馬能養而不能敬人之養親苟不能敬無以異乎犬馬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伊川曰對孟懿子告眾人者也對孟武伯者以武伯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人材高下與其所失而教之也 又曰色難形下面有事服其勞而言服勞更淺若謂諭父母於道能

養志使父母說却與此辭不相合然推其極時養志如曾子大舜可也曾元是曾子之子尚不能況餘人乎

范曰色難者養親之志為難也能養其志則能承其色矣勞事則代長者酒食則先長者此所謂養口體也不足以為孝

呂曰色難養志者也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養口體者也 又曰色難先意承志之謂

謝曰四人問孝不同聖人語之各異要之非不同也蓋親天也不以事天之道事其親者不足以為孝子聖人之言天也一言不足以該備天理不足以為聖言既謂之天理矣何淺濶之有哉樊遲游夏雖不在寢 疑 二桓子孫非志於聖學者然其言有及於孝亦不可不謂之切問也聖人

對之舍性與天道又烏得而言哉何謂性與天道則愛敬是也生事之以禮舍愛敬則不能也父母唯其疾之憂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愛也不如犬馬皆能有養而不敬也然則愛敬非生事之以禮乎生事之以禮聖賢語之詳矣今不復道死葬之以禮非謂棺槨衣衾之美也必誠信可矣祭之以禮非謂備九州之美味也知不以仁者之粟祀其親必不享也則以仁者之粟祀其親豈非以禮乎何謂禮順理之謂也順理則無違矣樊遲非茫然不知此有問於聖人者特欲質其目而已父母唯其疾之憂父母之愛其子無所不至惟其愛之是以憂之也以苟訾取危是所憂也以苟笑取辱是所憂也而况於好勇鬪狠乎苟不念此則親之不忘我者有矣我之所以不忘親

者未之有也豈非不孝豈非不順理不順理豈非違也違則豈知生事之以禮哉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此言愛而不敬也禽荒者愛犬乘肥者愛馬與好好色同亦愛之之至也故特以犬馬語之愛其親而不敬猶不足以爲孝信乎事親之猶事天也色難此非苟於從父之令悅其顏色而已至於有過則下氣怡色以諫之諫而不聽則號泣以隨之至於先意承志喻父母於道皆恐傷其色有事弟子服其勞必欲躬致其勞也有酒食先生饌欲將徹必請所與也楊曰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孟懿子蓋得之而有財者故告之如此夫無財不可以爲悅則人子之於其親生事葬祭蓋有不得盡其禮者然以其

所以養養之至也雖啜菽飲水足以盡歡矣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雖斂手足形爲不薄矣以其所以祭祭之至也雖澗溪沼沚之毛足以盡誠敬矣反是皆違也仲孫誥武非有柔嘉之德也故以父母唯其疾之憂告之使無陵犯取禍以貽親憂也子游子夏皆在文學之科蓋多文之士也至敬無文故以敬養色難告之欲其知本之爲貴也故孝子之有淡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所謂色難者如是尹曰色難謂承順顏色爲難若曾子養志是也先生父兄也服勞具食若曾元養口體是也曾是以爲孝乎言養口體未得爲孝也故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伊川曰回於孔子之道無所不悅故如愚退而省其私所自得亦足以開發矣故曰不愚或問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如何曰孔子退省其中心亦足以開發也蓋顏子見聖人之道無疑也如參乎吾道一以貫之便理會得曰唯若其他門人便須辯問也又曰孔子門人少有會問者只有顏子能問又却終日如愚范曰顏子之性幾於聖人於夫子之言無所不悅默識而心通不疑故不問不問故無辨終日不違如愚而已及其退而與門人言則門人之於回不能如回之於夫子也故有問而回之所應亦足以發此所以知其不愚於夫子則如愚於其私則不愚此顏子所以爲不可及也謝曰聖人之教雖多術然莫善於答問孟子嘗曰而況於

親炙之者乎蓋言人心通最為親且切也然苟不至於不
 違之地則與亡則書無以異也疑此顏子所以獨為好學
 所謂不違者蓋聲聞相通雖以耳聽而實以神受也顏子
 於聖學之外無一毫私意留於視聽言動之間拳拳焉孜
 孜焉其好篤其心虛想起觀聖人之形容猶將有得況於
 聞聖人之言乎則其不違也必矣所謂退而省其私然後
 知回也不愚聖人之意蓋不如此聖人於眉睫之間察顏
 子之形容已知其不愚矣為此言者特以是證聖人察顏
 子之詳非真實之言也

楊曰默而識之故如愚然孔子謂吾與回言終日則非止
 一二也是書所載顏淵之言無幾則孔子所與回言群弟
 子有不得而聞者矣非聖人之教人凌節而施也蓋如此

侯曰顏子具體而微去聖人特未化耳故聞聖人之言則
 識而心通無所不悅所以終日不違如愚顏然其順也未
 子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聖人固已知其不愚
 矣云爾者有以發門人之進也

尹曰回之學默識心通何事於問辨其於孔子之言無所
 不悅故曰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明其道所以
 為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明道曰所以所為也所由所從也所安所處也察其所處
 則見其心之所在已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
 聖人也

伊川曰以用也所為也由所從之道也所安志意之所安

所存也 又曰視其所以觀人之太繁察其所安心之所
安也

范曰視其所以者知其用心之邪正也觀其所由者考其
所行之歸趣也察其所安者究其所處之是非也以此三
者取人無所匿其情矣夫達視之謂觀詳視之謂察夫在
己者未至則在人者亦難知君子知已然後知人三者知
入之常道也若夫大佞之似大賢大姦之似大忠則雖帝
堯亦以知之為難苟以為難則易將至矣豈可不以堯難
之為法乎

呂曰所以今所自 所由昔所經由 所安卒所歸宿

謝曰視其所以視其行事也觀其所由觀其動作也察其
所安察其情性也君子小人雖行事不同然豈有無因而

然者必有以也視其所以則可以觀其識君子小人動
作雖不同然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故道有君
子小人其所由則一也於此則可以見人之德君子而
不仁者有矣然而所安者仁小人何嘗一日不在於善
然而所安者利要其久則可以知其所安矣於此可以
察人之誠視其所以以視其變事也觀其所由觀其常
事也察其所安要之以久也所以在小人猶可以思慮
為亦可以勉強至至於所由則動作態度之間難乎勉
強也至其所安則顏色之間必有發見者尤所難勉強
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言必見於外也
然非有德者不能以此道觀人故惟君子視小人如見
其肺肝也後世為九證十一流之別其源亦出於此然

豈如聖人爲簡且易也

楊曰春秋傳曰師能左右之曰以苟無濟用之才則不能以也人之所由有邪正所至有遠近視其所以則知其才觀其所由則知其行察其所安則知其至夫如是尚能度乎哉

尹曰視其所以者知其用心之邪正觀其所由者考其所由之嚮背察其所安者究其所處之是非則人之情何所匿哉重言之者深明其不可匿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伊川解曰溫故則不廢知新則日益斯言可師也所謂日知其所以亡月無忘其所能也 又語錄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只此一事可師矣如此等處學者極要理會若只指認溫故知新便可爲人師則窄狹却氣象也

橫渠曰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釋舊業而知新益思昔未至而今至之緣舊所聞見而察來皆其義也范曰溫故而知新者進德修業而不已也師者人之所取以爲益也未有不自益而能益人者也溫故者月無忘其所能知新者日知其所亡也楊雄曰其動也日造其所無而好其所新若此則可以爲師矣

呂曰師尚多聞故溫故知新可以爲師矣 謝曰新故之相因特事變之不同然自一德者觀之莫知其異也溫故而知新猶言極高明而道中庸致廣大而盡精微則故與新非一致也在溫故不害其爲知新則知新非進取之謂在知新不害其爲溫故則溫故非不忘其初

之謂能溫故知新豈徇物踐迹者之所為乎故可以為師矣與記問之學豈可同日而語哉

楊曰溫故則月無忘其所能知新則日知其所亡子夏以為好學而夫子以為可以為師矣此書所謂惟教學半也尹曰溫故則不廢知新則日益斯言可師也

子曰君子不器

伊川曰君子不器無所不施也若一才一藝則器也

范曰形而上者道也形而下者器也君子以道為本故不入於形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通其變者也故舟不可以行陸車不可以行水大德則工小德則器工者所以制器也夫子之門人唯顏淵冉伯牛仲弓不可以器名之自子貢以下皆器也夫子之教人志其大者遠者而忘其小者

近者故曰君子不器

游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君子體大道者也故不器不器則能圓能方能柔能剛非執方者所與也楊曰君子其猶規矩準繩乎方圓平直之所自出非一器可名也

侯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故不器

尹曰車不可以行水舟不可以行陸器之於用也如此君子無施而不可安得而器之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伊川解曰踐言則可信又語錄曰子貢問君子孔子告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而後可以為君子因子貢多言而發之又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謂觀人者彼能先行其

言吾然後信之

范曰君子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言故必先行之而後從之
之以言則言不浮行而皆有實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
子恐有聞此君子之事也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
夫子以此告之

楊曰言將行其言也則從之不行其言則去之茲其為君

子與子貢在言語之科故告之以此

尹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言顧行者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伊川解曰周為徧及之義君子道弘周及於物而不偏比

小人偏比故不能周又語錄曰周謂周旋不比謂不相

私比也

范曰忠信為周言其道之可以周徧也阿黨為比言相比

附而已君子唯忠信是與周焉者皆忠信也不患無黨於

天下故周而不比小人唯己之私唯利之從故比而不周

然君子於義亦比子曰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也小人

於不善亦周傳曰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君子與小人晝夜

陰陽相反而已

呂曰周者以至公交物比者以私意交物故周訓為徧又

為忠信至公之交以忠信也

謝曰天下之善如仁智聖賢皆有主名特君子不可以下

端論也君子之道四夫子所不居則謂之聖人亦可又曰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則謂之賢人亦可要其所存所養蓋

喻於義而不懷惠上達而非小知者也其所存養者如此

試一_二想其爲人將何以目之乎其必謂之君子可也此等
豈可以器名之乎其所有雖不言而可喻其所行固無係
吝之私以其不可以器名故曰不器顏閔於聖人之一體
未必優於子夏子游子張然而具體也孟子於清和未必
過於伯夷伊尹柳下惠然而不學三子也知此者可以識
不器之理矣以其不言而可喻故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先行其言行其所言也而後從之言其所行也能至於德
諧頌歸雖不言而人皆知其爲孝能讓千乘之國雖不言
而人皆知其爲廉則行至而言不至何害其爲君子如不
言而四時行亦何害其爲天乎以其無係吝之私也故曰
周而不比君子無私好也無私惡也無私惡則何所親無
私好則無所不親如日月之光豈擇地而後照乎故爲周

而後可以不比也彼係情於滯沫之間謂惟予與汝者乃
兒女之事壯士且不可爲也而謂君子爲之乎知此者可
以知君子不比而周也

楊曰忠信則無往而不周故不比比則驢於私矣故不周
尹曰君子道大周及於物而不偏比小人偏比故不能周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伊川解曰學而不思則無得力索而不問學則勞殆又
語錄曰學而不思則無得故罔思而不學則無進故殆博
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又曰學原於思

范曰學以治之思以精之學而不思則無得於內故罔
之言亡也思而不學則無得於外故殆殆之言危也博學

而多識非不美也然不能思以索之則無以致其精故罔而無得也殫思研精以求微妙非不善也然不能學以聚之則殆而不安或過乎中無以致其道故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學而思則有得於內也學則有治思則有得則無罔殆之過也

呂曰學而不思如罔之無綱思而不學則不得其所安罔罔羅也殆危也不安也

謝曰知崇則德益崇下學則業益廣崇德而廣業雖非一體然自其內外不合者觀之不可以不兩進也思知之事也欲其崇學習之事也欲其昇能習矣而不能思以精之則有習矣而不察之病民不可使知之正謂是也知及之而不能學以聚之則有窮大而失其所居之蔽夫子語

路以六言六蔽正謂此矣

游曰多識前言往行而考古以驗今者學也耳目不交於物而悉心以自求者思也思則知敬以直內而中有主學則知義以方外而外有正學而不思則所學者不能以為己故罔罔者反求諸己而無實也思而不學則所患者不足以涉事故殆殆者應於事而不安也

楊曰不思則無以自得故罔不學則居之不安故殆
尹曰學而不思則罔然無所得力索而不學則勞而無所安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伊川解曰攻乎異端則害於正

范曰攻者專治之也故木石金玉之工皆曰攻楊雄曰事

雖曲而通諸聖則由之異端則曲而不通諸聖者也若楊朱墨翟是已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豈不害哉人君之學苟不由堯舜文武周公之道皆異端也

呂曰君子及經而已矣經正斯無邪慝今惡乎異端而以力攻之適足以自敝而已
謝曰隱於小成暗於大理皆所謂異端然當定哀之時去先王猶近故其失亦未遠姑存之則未甚害也欲攻之則無徵無徵則弗信弗信則民弗從其爲害也莫大焉恐其不免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也故夫子於怪力亂神特不語而已無事於攻也彼有一識吾之門牆能以善意從我則其於異端豈待吾言而判哉若孟子之於揚墨不得不則異乎此

楊曰異端之學歸斯受之可也如追放豚則害矣

尹曰適堯舜文王爲正道非堯舜文王爲他道君子正而不它苟攻乎異端則害於政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伊川解曰人苟恥其不知而不求問是終不知也以爲不知而求之則當知矣故云是知也

范曰仲由好勇勇於學則將強其所不知以爲知小其所知以爲不知故莫若必由其誠則是知也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而已凡人莫不有此患有諸已而必信者鮮矣豈獨由也哉

謝曰子路勇於學者也彼其闕於死生之際蓋有大過人者然舍故態而遊夫子之門其爲功不過數年之間若是

其速則於道豈無強探力取之蔽乎故特語之以此知之
 為知之可以知不可以不知者也不知為不知不可知不
 必知者也如死生之說鬼神之精狀在眾人則以為不可
 知者矣然而在學者苟不知此豈非闕歟千歲之遠六合
 之外則衆人有以不知為愧者矣在學者儻不知此則亦
 何害於道如此者蓋非可以一言盡也儻能別識於此亦
 可謂知所存心矣亦可謂能充是非之心矣故曰是知也
 楊曰以不知為知豈知也哉子路以正名為迂是以不知
 為知也故語之如此
 尹曰仲由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孔子誨之
 以此

子張學于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

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伊川解曰多見而闕其不安者寡悔之道也君子行己能
 慎得祿之道也又語錄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
 出者也修天爵則入爵至祿在其中矣子張學于祿故告
 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淵則不然矣君子
 謀道不謀食學也祿在其中矣然學不必得祿猶耕之不
 必得食亦有餒在其中矣君子知其如此故憂道不憂貧
 此所以告于祿者也又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此所以告于張也若顏閔則無此問孔子告之亦不然或
 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矣唯理
 可為者為之而已矣
 橫渠曰歸罪為尤罪已為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

也。行寡悔者，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又曰：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也。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耳。史克對聖。范曰：夫子之門人，顏淵、閔子騫皆不仕於大夫，漆雕開亦不欲仕也。子張以仕為急，故學于祿，而夫子告以慎其言，行修天爵，而人爵從之矣。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故曰祿在其中矣。苟能修身，亦不廢其干祿也。不必與新前無之不。呂曰：疑者所未達，殆者所未安。謝曰：此子張以干祿之學問於夫子，而夫子譏之以干祿之道也。或得之於往訓，或得之於益友，皆所謂聞也。彼豈欺我哉！然未能安於吾心，皆所謂疑疑，則勿言可也。見非目見之見，乃識見之見，見之不疑，然後行之，不疑於見，有

所未安者，不行可也。聞疑而言見殆而行，人雖不我罪，我獨於心無慊乎？尤非人尤之，乃自尤也。多聞闕疑，可以無慎。又曰：慎言其餘，此皆有深意。其惟近患者，可以得之乎？能至於此，非特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也。若汝如此，天下不用善則已，用善則人其舍汝乎？無天理則已，有天理則神之聽之，其舍汝乎？此所以有必得祿之道也。游曰：行於己而為行，故慎行則寡悔。悔在心也，應於物而有言，故慎言則寡尤。尤在事也，易之言無悔者，本諸心也。故於行已者，言寡悔言無尤者，涉於事也。故於應物者，言寡尤咸同人，復大壯無悔，賁蹇旅太畜無尤，非謂言可以有悔已。

楊曰聞見之多則知之未必盡也不能無疑殆疑而言之殆而行之不知闕其疑殆而慎其餘則不無尤悔矣積尤悔之多則身之不能保何祿之干乎然學於聖人之門而問于祿宜非所學也故孔子以言行寡尤悔告之所以長善而救其失使知其求焉耳詩曰于祿豈弟蓋是義也然子張孔子以為狂士則多聞見而不能闕其疑殆蓋有之矣故其告之如此

尹曰臣聞歸罪為尤罪已為悔多聞而闕其所疑者寡尤之道也多見而闕其不安者寡悔之道也子張以仕為急故夫子告以慎乎言行修天爵而人爵從之故也能慎言行則祿在其中矣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

錯諸直則民不服

伊川解曰舉錯得義則民心服

范曰為國之道唯患乎枉直之不察是非之不能辨也舉君

子而錯小人則民服矣舉小人而錯君子則民不服矣

謝曰天下之道二枉直而已天下之情二好惡而已好直

而惡枉天下之至情順其所好人之所以服也逆其所好

人之所以去也然則為天下國家之道特在於舉錯之間

而已故舉錯則同治亂則異然自古治日少而亂日多彼

其心豈固欲舉枉錯直以拂天下之心哉蓋無道以照之

則自以為直自以為枉者亦多矣

楊曰舉錯人心則服矣

尹曰舉錯是義則民心服也必矣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范曰季康子不能正身而欲民敬不能孝慈而欲民忠不舉善而教不能而欲民勸不可得也夫子於君大夫之間未嘗不以正對者急於民也

呂曰既孝且慈上下交盡此所以使民忠也又曰孝以盡乎內慈以盡乎外交盡忠之本也故可使民忠謝曰敬忠以勸雖三代之民何以加此如季氏者亦豈知此道真可以為天下國家也彼其所問蓋故家遺俗之所傳耳三者皆情性所有豈可以強為乎敬無體也惟莊可以聚之忠固有也惟孝慈可以居之勸非強勉也使知善之為善蓋有不待詔而從之輕矣此三者皆不可以偽為

善學者雖以此自養可也民雖不可使知之其能使其不出於此道乎然則所謂成已成物有二致不可矣後世徒以法度繩墨糾持人心者亦多見其術之疎矣楊曰有戲慢之色則人易之故臨之以莊則敬孝以身先之慈以子畜之則人知親上矣善者舉之不能者教之則人樂於為善矣故勸

侯曰莊非敬也臨之以莊孰不敬哉孝慈非忠也孝於親而慈於下孰不為忠哉善者舉而用之不能者矜而教之孰不勸哉雖堯舜之政不出於斯而已

尹曰欲使民敬當臨之以莊欲使民忠當先孝慈欲使民勸當舉善而教不能未有不自已出而能化人者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

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伊川解曰書之言孝則曰惟孝友于兄弟則能施於有政
范曰政者正也正身而已未有不正身而可以正家不正
家而可以正國者也故孝于父母友于兄弟施之於家而
有政是亦爲政矣豈必在位乃爲政哉
謝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猶言父父子子兄兄弟弟此一
家之政也一國能如此一國之政也天下能如此天下之
政也豈有二道哉同是道也一人用之不見其聚而多天
下皆用之不見其分而少天下皆亂而已獨治在獨善者
處之不害爲大平天下皆治而已未治在任重者處之猶
以爲不足然則論政者果有物我之限哉謂孝乎惟友于
兄弟未足爲政豈知道者之言乎

楊曰爲政者自家推之國而已此爲政之本也夫子之於
是邦也必聞其政至於爲政則有不得而與焉以行示之
而已是亦爲政也故其言如此
侯曰爲仁自孝弟始推孝弟之順施於有政則天下可以
平何必民人社稷而後爲政哉聖人言而世爲天下法動
而世爲天下則行而世爲天下道其爲政孰禦焉
尹曰政者正也正身而已所以施於天下國家者其爲道
一也故孝友之施于家是亦爲政奚必在位乃爲政哉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
之哉

范曰車無輓軌則跬步不能進也無信則不可行於州閭
鄉黨而况其遠乎故兵食可去信不可去匹夫不信猶不

知其可而况於為天下國家無信其可行乎
 謝曰有諸已之謂信人而無信則無諸已矣
 此然自不學者觀之亦莫知所謂有者有何物也亦莫知
 所謂無者無何物也今且以形性之近論之聖人入倫之
 至雖不可以信言然自其因性言之亦可謂有是性自其
 踐形言之自可謂有是形聖人固如此然眾亦豈能舍是
 性亦何嘗離是形何以謂之無也曰視之不見與無目同
 聽之不聞與無耳同則雖謂之無是形何不可之有當其
 操欲害人之心則幾於無惻隱當其懷穿窬之心則幾於
 無羞惡則雖謂之無是性亦何不可之有天與之而已不
 能有之以至於此求其有以異於遊魂為變者已希尚可
 以謂之人乎世蓋有魍魎之論惟斯人者可以當之以言

其非有非無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取譬實不遠矣
 游曰人而無信以輓軌為喻何也曰忠信所以進德而義
 也禮也以信成之人而無信則中無所主矣以之為仁則
 斃斃而已以之為義則蹉跎而已為智則誣為禮則偽無
 所施而可也輓軌大車小車所恃以行者也而有信則大
 德小德所資以進也故輪輿雖備而無輓軌則有車之名
 而無運行之實人而無信則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
 終不可入堯舜之道故其喻如此
 楊曰車無輓軌則無以引重而致遠人之於信猶是也故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舍
 是則不行於州里况天下乎
 侯曰信者有諸已也信於仁則為仁信於義則為義信於

禮則為禮信於智則不鑿不信則無此者罔人而已猶
 大車之無輓小車之無軌可行之故輓軌車待以行者也
 尹曰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者轅端橫木縛輓以駕牛
 者也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軌者謂轅端上曲鈎衡以駕
 馬者也人而無信如大車無輓小車無軌言不可行也如
 是則雖有六之實人而無信則亦不可行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
 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伊川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損益可知默觀得者須
 知三王之禮與物不必同自畫卦垂衣裳至周文方備只
 為時也若不是隨時則一聖人出百事皆做了後來者沒
 事又非聖人知慮所不及只有時不可也 又曰禮時為

大須當有損益夏商所因損益可知則能繼周者亦必有
 所損益如云行夏之時之類可從則從之 又曰秦以暴
 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鑒其弊必尚寬德崇經術之士故儒
 者多儒者多雖未知聖人之學然宗經師古識義理者眾
 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不褒尚名節故
 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
 故當時苦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
 變為曠蕩尚浮虛而無禮法禮法既亡與夷狄無異故五
 胡亂華夷狄之亂已甚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一
 天下隋不可謂一天下第能驅除爾唐有天下如正觀開
 元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
 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玄宗纔使

肅宗便篡肅宗纔使永丰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
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
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甚正萬目亦未甚舉因問十世可
知遂推此數
端
范曰夏商之禮皆聖人之所作也然而商周繼之必有所
損益焉所以適時之宜也其或繼周者亦必有所損益可
知也三代之禮至周而備後世雖有作者亦無以加矣故
孔子曰吾從周雖有損益亦不出乎三代而已楊雄曰繼
周者未欲太平如欲太平舍之而用他道亦無由至矣
呂曰按殷周已見之迹知理缺之必然故可以推知百世
謝曰子張之意以謂遠必有以驗乎近亦可謂窮理之言
也然意則有盡故聖人不以為然亦不以為不然直暢之

以已意而已聖人之意如何以謂在我之前者既以考諸
三主而不謬在我之後者又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
因革損益之理出於窮則變而與民宜之不謂纂紂之餘
一無可因革紹堯之後一無可損益視其理之所在何如
耳於此可以見二王之用心矣此聖人於因革損益之理
可知也繼周者或有以聖繼聖者乎不可得而知也或有
以暴易暴者乎不可得而知也其知所以損益乎不可得
而知也不知所以損益乎不可得而知也其唯可以證諸
庶民可以驗諸鬼神者雖百世之遠有聖人作其必同乎
此其可知也

揚曰三代之禮相因而已非盡革也因時損益救其偏弊
而已後之繼周者無以易此故雖百世可知也觀孔子對

顏淵為邦之問其損益之理可知也
侯曰損過益不及雖百世可知也奚止十世哉三代之損益不越斯而已

尹曰臣聞三王之禮不同自畫卦垂衣裳至周方備皆因時損益而然也推之則商因於夏周因於商從可知矣後世若能知損益之道雖百世亦由是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
伊川解曰不當祭而祭之諂乎鬼神也時多非禮之祀人情狃於習俗知義之不可而不能止蓋無勇耳
范曰非其鬼而祭之則是非所事而事之也見義不為者所當為而不為也夫可為而不為與不可為而為其失則均故祭非其鬼者為諂見義而不為是無勇也

呂曰諂生於過無男生於不及也推是二端以明過與不及之害

謝曰此一段立義雖異而意則相循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為智事此者為仁惟仁智之合者可以制祀典祀典之意可者使入格之不使入致死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入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則鬼神之情狀豈不昭昭乎若夫不知不仁者不足以及此亦豈知鬼有不神者乎而又當政教失禮義廢之時則非所祭而祭之者宜其紛如也聖人於此時欲驟而語之則無證欲秩之以禮則無位其憂深慮遠之所為以謂儻能知所祭而祭之則鬼神之禮未為不明於天下也祀典猶不喪也蓋鬼神之理不明於天下原於非所祭

而祭之此其所以祈於不諂焉知諂爲可恥而又能勇於
不爲庶乎經正矣故繼之以見義不爲無勇也仁且不武
蓋有如公子家者則知及之而勇不能行者蓋有矣然此
之所謂見亦豈真所謂見哉使其如見所好則豈不能如
父母之愛赤子使其如見所讐則豈不能如鷹鷂之逐鳥
雀謂不能爲吾不信也恂恂仁者有如吳祐而能抗跋扈
之威此可見矣又况於自反而縮者乎
楊曰非享親報本皆祭非其鬼也徼福於非其鬼非諂而
何夫氣集義所生也見義不爲其氣餒矣焉得勇
尹曰臣聞師程頤曰不當祭而祭之諂於鬼神也時多非
禮之祀人情徇於習俗知義之不可而不能止蓋無勇耳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一下終

